

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一二
榮 祭 酒 遺 文





集齋過聞生先宗朝吳

(二)

吳海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齋過聞生先宗朝吳
種一他其及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大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八四五上

聞過齋集卷之三

書傳墓誌銘哀辭祭文

與林侍制清源書

向在山中承不出山之計已定近見除目有翰林國史之命蓋惟朝廷之不遺賢與執事之宜爲是官也竊用爲喜若其去就尙當審之今之論者皆曰是美除不可不往或曰是天子之命不敢違也或曰例甚嚴犯之恐得罪聞有曰身病母老難以遠出將母而行則無謂舍母而行則非孝烏有奉百齡之親卽萬里之仕哉又有評是數說者曰爲前之說者通人也爲後之說者拘者也又揣公意者曰彼固將往耶吾得止之耶蓋如前之說十八九如後之說十二三揣公意者十五六焉未審公意果何如而外方紛然比度較量也海實無識但愛公不啻衆人忽聞車從欲出驚遽惶惑凡今日從諛之徒常時議論皆長者所不取何獨今日獨可取乎近而公之子姪與親黨遠至公之交游皆願公出則願公之不出者誠難言也況公之心亦未可知乎海惟自盡其忠愛之誠而已

別後答貢尚書書

海草茅賤士居遠於市塵游絕於公卿無名譽於時嚮者先承車騎枉顧謙撝所被揣分奚宜頃因別次閣下握手慙慙久不忍釋稱古之贈言者必令進其聲瞽之說以裨盛德萬一海一時不敢奉命退而思

之閣下於我若是。果知我何如哉。誠感閣下之誠。不能自己。故託書以謝。竊惟古之君子。道已明。德已立。年位已高。聲光已流。則汲汲然作成後之人。而所謂作成者。非但寵之位。藉之勢而已。必教之以不能。勸其所未至。增而益之。開而大之。使各成其才德也。才德既成。靡不適用。然後稱道而薦達之。雖不稱道薦達。而其聲譽爵祿。皆可自致。古之先達。所以作成人材若是。故人不能忘也。今之君子不然。其於人一切禮貌之有加。推譽之過情。又撫膺而嘆咏之。恐或一人不得其懽心焉。在下者以是爲恩。在上者以是爲德。由是先達不能作人。而後進之成。亦不逮夫古矣。是不特一方爲然。而天下皆然。則旣習以成風矣。士大夫風俗壞。國祚隨之。吁可畏哉。始閣下來。閩閩之人士。奔走雜沓。以俟進於門下者。若水之赴壑。有獲一承顏。一接語。退而莫不充然自得。不知閣下何術致人若是。將別有異說。速化之耶。毋亦姑獎借以慰其意。俟其終將奮厲以有成也。今而三四年矣。夫才亦難得也。游於閣下之門。而拔十得五。豈無才俊之士。而不得所成就。亦誠可惜也。方今名德爵位。如閣下才學文章。如閣下人所趨信。如閣下而不以古道自任。不汲汲然作成於人。徒使人之悅己。閣下亦安取人之悅己爲此不肖之所甚惑也。屢承下問。不敢有告。誠感閣下臨別拳拳之誼。故竭區區吐口之不能言者。誅謹敢辭。惟望存察。

復陳左丞書

月日。海再拜復書。左丞閣下。海。田野之夫。閣下誤聽而過詢之。以謂明智之士。夫明智之士。虛足以周物。敏足以識機。毅足以有決。故緩急濟於用。而不失其正。如海賦性顥固。猥執所學。不能變通。每覽載籍。觀

前代之得失視當世之行事雖竊以爲私憂然念道與時違才比衆劣遂退伏泯默將三十年其自處誠已審矣閣下忠信仁武誼安一方八閩之人獲存視息一旦一暮悉由公賜顧強敵未盡克四方未盡救闕謨遠略固當汲汲今賢人俊士彙在軍門奇謀廣策收拾畢用如海疏陋實無所取虛辱來命惟增悚惕海頓首再拜

與使者書

國之求材固將有用於世而士之懷材亦思見用於世雖求材者汲汲若不足而懷材者綽綽若有餘其志實常相通未有禮意俱至而不就者故有材不適用用不適時徒取古人之道自娛而不可施諸人則不敢應上之求上之人亦不必強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誼也海自總角迨今旣衰且老矣讀書成癖生理盡流誠以賦性愚懶遇事疏拙故自有知以來絕意當世非不欲進不敢進也非固欲退乃安分耳屏居村落忽郡文學至門奉閣下嚴命見招閣下誤聽何人以僕爲賢耶閣下誤聽而求之在閣下不爲過不肖不自揆而承之則不肖爲過矣且國家安取無用之人哉僕之自謀如此是可謀人之政乎僕向在先朝素未嘗出豈獨在今日乎世俗務聲而不務實稱人多不得其當見矯飾曰自修見夸大爲多能見隱伏云高尚閣下勿遽因人言而信夫人之知人必不如其自知之審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辱閣下意待之勤且厚何敢不以情告乎況海之事勢有大不可者老母行年九十兩目俱昏病廢逾年不能離床第六喪未舉老母自聞命以來朝夕憂惶宿疾加重此身一動必有不測之憂惟閣下高明仁恕老

老以及人之老。乞賜改命。使海得侍奉菽水湯藥。誠願誠幸。父母生我劬勞。家貧無以爲養。計多得餘日。以酬大恩。古人所謂烏鳥之情。惟閣下憐之。本欲趨謁。實恐閣下不知此情。遂加促迫。是以不敢而布書左右。伏祈懷感。惟望情恕。

與秦景容書

海再拜景容徵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別。尋至河口。追餞不及。沿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後煙塵蔽隔。音問難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館。驚怛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知從者在金陵。適使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說。嗟乎。足下乃有不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廢逾年起止。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輕腳疾。是亦幾廢。今鬢髮盡皓。無一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弟房下。嫠婦癡子七人。是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興念。五內摧碎。惟足下爲僕念此。又凡今日求退者。足下當力佑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足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宣。

投鄭彥斌書

衰病之悰。久願與世疏隔。足迹數年。未嘗一至城府。親戚知舊。吉凶慶弔之間。亦絕往來。非是無情。但欲省事。庶幾不撓於心。少延微軀。幸畢大事。免爲天地間罪人耳。去年使者見招。倉卒奉書。吐露情悃。深賴仁慈。不奪素志。近日邑丞下逮。又承使命。召赴史局。僕驚悸迷惑。寢食不安。雖有親戚朋友。不能告憇。是

用僭越干之執事夫僕多病質弱未壯已衰此人所共知也舊有腳疾不時發動發則重殷不能點地痛楚不可堪勝亦人所共知也去年患瘡瘍以丸藥塞耳瘍雖得愈反受聾病遂成廢人與人語言以指畫掌旁觀笑侮誠可羞恥如此何復可以見人夫史事當紀實以傳將來如僕僻處窮山時事全不通曉加以聾贊人雖告之不聞如此可令給事文字之末耶方今士大夫材識者不少可使編錄必能成就如僕摧憊之餘如更強之不能將喪心失志言不能成竊復思念萬一官府不聽迫令驅使委不敢承命寧受罪責而不悔執事知其久廢而無用閱其情事之未伸尙白一言俾得從容養病以存視息而久死之骨得遂歸藏則海之銜感當何如哉臨楮傷切惟幸孚察不具

閨寡婦傳

吾嘗讀列女傳信人道必本於夫婦夫婦正則父子兄弟可得而正焉暇日取鄉邑婦人能守義不失爲衆所稱者粹而錄之爲世勸焉黃氏者閩縣清廉里黃俊之女永慶里何登之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生男纔四歲女生纔四月上無姑嫜傍無姒娣產業墮墜不足自給有勸其適人者黃氏曰吾夫不幸迫於橫禍而死遺孤藐然歲時祭祀實託於我吾奚忍棄之且自始與之齊卽誓不變今而乃負吾心乎勤儉刻苦日夜紡績以育其子鄰有富人恃貲力每欲侵之不可乃挈男女歸外家依父母以居俟男女既長乃還銖積寸粟能復舊業年七十猶執女工不廢閭里歎服其姪宗原爲余道宗原純懿謹行善著於友其言不誣也嗚呼世下俗偷民行不立士大夫不顧廉恥棄君賣友生而負之況其死乎觀於婦人亦可

少愧哉。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故武德將軍王也先不幸。其配孫氏。卒於家。其子福建江西行省郎中行潮州路總管那木輸泣請於其所游吳海曰。輸不幸。生五歲而母夫人夏氏見背。賴繼母孫氏夫人鞠育恩意隆重。如己自出。幼復多病。始夫人憂。先將軍沒。夫人刻苦持植門戶。輸甫受學。夫人卽語以立節槩建功業。顯親揚名。稍長。襲父職。而夫人訓益勤。惟是孜孜奉承不怠。臺省薦辟。理郡撫邊。至於今獲免於戾。以不墜先緒。伊母力也。又曰。輸幼不省。聞家嫗言。夏夫人性嚴厲。治家如治官府。孫夫人寬裕和愛。專務以恩撫人。宗屬親睦。家始貧。夫人勤蠶績以給衣服。下逮卑賤。凡飲食衣服大小必均。僮僕嘗有罪。夫人不加怒。而善喻之。再三後竟無犯者。又曰。昔吾父沒。賴夫人獲以時葬。從先祖之城。及輸從事於外。十有六年。世多變故。道不得通。溫清之間。時闕。比鄉人來云。夫人沒已久。嗚呼痛哉。輸昔孤露時。生死未可知。賴夫人有今日。夫人待輸以終老。而輸不及養。念此大負。何以爲子哉。夫人生有淑德。其婦儀母範表稱一鄉。其有功王氏甚大。然生不蒙夫之榮。享子之奉。遭時喪亂。又不究於壽以沒。歸將合祔於先將軍先夫人之兆。吾子其幸畀之銘。以與金石長久。庶幾追輸不孝之罪。言已。益泣不已。海悲其意。不能終辭。遂因其語而次第之。按王將軍家世河西元初領兵鎮廬州。因以爲家。墳墓三世皆在廬州。先夫人夏氏。封合肥縣君。夏氏由宋太保貴以來。爲州顯姓。夫人合肥人。年若干。來嫁將軍不三年。而寡。夫人無丈夫子。所生二女子。夫人卒五十有

幾海惟婦人之德不外知。觀翰之好善篤學。居官巍巍。正直不阿。而仁愛惠下。知其教之有自也。古今母教者多。如王陵、范滂、陸續、陶侃。皆由賢母以就德業。流聞於後世。若孫夫人可不謂賢哉。銘曰。

坤道至靜順裕而純懿哉。夫人其德淑溫來媛未幾。迺陨厥天介介獨立躬勤志堅教子能政休聞載宣

不待於養。胡嗇於年。勒珉幽墟來者其傳。

黃孝仲哀辭序

有

至正十九年夏四月日清廉里黃孝仲卒。其孤幼未能有知。其家貧。其葬未有期。予與二三友哭之哀求表孝仲之良。而當世名公無識之者。孝仲又無事業文章。足稱於世。予閱之。孝仲少與予同學。孝仲能潛心以力。故能博記經史。子傳百家雜言。治尙書於詩易。無不通。喜考古制。名物度數。性沖淡。簡嗜慾。色溫而氣和。貌若處子。體若不充衣。語若不出口。聞不善。面發赤若自愧。外與物無忤。而中實減否。寡與人交。或終歲不至城郭。人有犯。不與校。衆以爲懦。易之。自紅巾後。民狃習於亂。是歲四月。盜復熾。城外多從之。孝仲挈家走逃山中。里惡少年知其處。迫脅之。不從。縱笞掠。不勝其毒。驅以行。過常思嶺。孝仲竄伏深林。匿四日不得食。會賊敗。乃歸。時餓已困。猶奮然率鄰保執脅已者欲治之。爲鄉尊長所抑。孝仲惟一子。幼甚愛。子覓果。孝仲抱入園。將取果畀之。覺瞑眩。遂仆而薨。嗟夫。孝仲之善裕於身。夫子所謂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者。與有扶植之。豈不薰一鄉哉。死不以其疾。又不臻於年。善可欲而世不知。予知之而不能顯。其可閔也。夫孝仲名則忠。初字伯慈。繼予更其字。死年四十六。辭曰。

修短之數兮。繫命自天。善惡之軌兮。其由在人世所厚兮。璣玉冕紳子所慕兮。道德爲賢。畏時俗之機巧兮。旣甘心以隱淪。胡盜賊之猝興兮。乃不能充其身。衆多忮而實繁兮。子獨子子而無親。遭困辱以墮躡兮。懷忿恨之未伸。自古及今兮。人孰不死。順則安兮。生不義其可恥。吾非子之傷兮。傷子之懿。死者如有知兮。冀生者之有泚。

林公偉哀辭序有

予壻林公偉少從學於予。予擇於諸生而妻之。性恬靜好學自力。介然有守。不隨流俗所尚。與人交誠以莊。不喜諧謔。初若澹然。終乃覺其可親。其素質類吾友黃君冀仲。其文學類吾友盧君希韓。其自守類吾友鄭君以弘。是數人者皆已沒。而公偉不幸亦蚤死。顧其家貧母老。父喪積年不能舉。遺孫在襁褓存者無以芘而爲生。沒者無以畢大事。不特其賢之可痛也。昔書隱公愷悌樂善。居官有惠政。以祿壽考終。予以公偉之性行狀貌。酷肖其祖。意其崎蹇一世。其壽考必將近之。何謂遽如是耶。長歌之哀。逾於痛哭。辭曰。

惟人之生。天地賦形。修短厚薄之不齊兮。孰尸之不得其平。賢何困。仁曷不壽兮。暴奚富。不肖孰與之修齡。將世道反覆使之然兮。毋天人好惡之異情。子生之不辰兮。年方幼而禍嬰。藐孤生其何如兮。危朝露與秋螢。旣純粹又好修兮。繫性命之孔靈。追遐躅於往哲兮。味淳哉於遺經。不事外以銜耀兮。惟內篤以省成。衆橫驚以縱騁兮。子獨守夫沈冥。衆飾夸以務譽兮。子獨保夫堅貞。夫豈無翼不飛兮。無味不鳴兮。

角鑲羽兮虞爲犧牲。摩光剗采兮懼爲指名。曾所懷之未展兮。嗟溘死而不見夫河清。嗚呼大羹不調兮。誰識珍烹。大玉不琢兮。孰知精瑛。豈斯文之欲喪兮。吾道之不行。夫人豈不死兮。吾知子死之不瞑。人孰不傷兮。惡知我至痛之無聲。

阿彝哀辭

汝之生兮不如無生。胡旣付以性兮。不畀之以齡。念汝幼哲以如匏兮。炯雙眸之晶熒。迨初脫於襁褓兮。始學步而伶俜。或扳緣於書閣兮。亦蹀躞乎家庭。曾角巖之幾何兮。儼首弁之如星。性靜默以自守兮。行純篤而有經。內祖訓之攸服兮。外師模之是承。旣勞心於典籍兮。復致力於溝塍。耕與讀之不廢兮。吾謂汝家之當興。年十五而逾二兮。勢如日之方升。天何降此疾癘兮。嗟遠近之相仍。遭毒焰之孔熾兮。遂羸困而弗勝。汝胡罹此不幸兮。與季限而爲朋。惟汝仲之子立兮。形弔影之茕茕。父擗地以欲絕兮。母泣血而無聲。叔悼令姪兮。弟惜賢兄。祖愴深而痛巨兮。懷百感而憂并。噫木之未茂兮。疇揷其英器之不羸兮。故振其成身不得享其眉壽兮。學未足以成其令名。孰謂修鵬巨椿兮。此爲朝菌與秋螢。嗟汝之生兮。不如無生。嗚呼使我痛汝兮。難爲情。

王山人哀辭

物之生兮有死兮。天命固然。死者不可復生兮。故死爲人之所難。仁者殺身以成仁兮。義者忘軀而徇義。彼甘之若駕黍兮。棄餘生猶唾渙。偉哉子之耿介兮。旣任直又信修思。古人以自範兮。覩時俗與沈浮。艱

難險阻之備嘗兮盤錯亦云其屢試攄所懷之未竟兮山河儻而頓改退靜伏以默默兮閱天星之既終何鵠板之掇賢兮空蔽澤而不容撫今昔之異時兮中激烈而慷慨謂子女之事人兮尤且從一而無二吾豈夫之不若兮曾不顧夫廉恥吾亦焉用此生爲兮遂永決而永逝山雲淒其動色兮溪雨愴而增悲松嗟柏怨蘭桂惋兮白鶴噭而玄綈啼彼負義而偷恩兮羌不失其富貴此秉節而不渝兮乃獨得乎顚頽維綱常之在世兮如日月之行天子自擇死兮寧不爲賢嗚呼國安有鬼兮相見乎下泉

擬招序有

林懷之數嘗言高羅田林升之賢詢其爲人曰和而不汙簡而不抗坦然樂易與物無競真隱德君子也適予至其鄉凡其親戚鄰里故舊贊之如出一辭噫信可謂善人也已又聞其人豁達瀟洒性恬淡薄於世故未四十卽髽角鬚鹿裘素帶游心物外慕養生導引之術未幾被邑薦授榮縣簿不樂案牘之勞違其素志踰年得疾以卒衆咸惜之觀其畫像有出塵之趣想其雅度愛之而不及識也其子方將入蜀負喪往來有二萬四千里之勤爲賦招魂一篇亦寓予追悼之意云

魂兮歸來蜀都不可以留些叢山崒嵂陰穴虎豹宮猿猴些長江鬱怒迅疾千里絕安流些湍烈矢激怪石林立森戈矛些桀鄉窮僻簿書填委期集稠些鹿鹿奔走終日不得暫夷猶些大塊假息顧念往日端若浮些羌徵勞鬼惡厲不可與爲儔些魂分歸來蜀都不可留些魂兮歸來四方不可以之些歸墟極望渺茫瀰些盪薄地戶浮天倪些曜龍衝景挂桑枝些天吳海若驟閃尸些昧谷杳冥窮崎嶇些弱水一羽

力不支些白虎鑿齒猛後覘些槃瓠雜種羣迷離些炎荒鬱蒸祝融宅些沸波如湯火井熇些有蛇人面淵伏射些鳥蠻拳髮被裸裼些魚鼈腥穢生噉食些朔方幽都寒兢兢些日月不照黝冥冥些禽獸珍育草木不生些魑魅魍魎浩縱橫些伺物出入加侵凌些芒芒土中奠后祇些畫區分野禹力胝些千里斷絕人行稀些白骨夜泣風淒淒些陰燐四出星月悲些煙雨白晝長紛霏些魂兮歸來四方不可以之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山川宛昔景物繁些榕陰百步蔭相連些石梁度水瀨潺潺些春花錯繡爛晴妍些沚有昌歎沼有蓮些菊爛熳爍黃金錢些冬雪眩曜瓊瑤天些終歲娛樂足盤桓些歸來歸來高羅田些宮室闔闢侔市廬些崇閑俯衢瞰清泉些涼館燠室華且鮮些幄帯張設樂具縣些圖籍博局陳後先些融神適意在所便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沃壤糞殖多豐年些九穀登熟飫糗餧些宿醒五投滑且堅些雞鶩野雁羔犧豚些蔬擗於圃矢魚淵些調芳百味斷葷羶些醉飽既具燕閒安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室牕婦孺迎修門些童僕婢御左右分些思極想象意精專些肸蠁悽愴目睭睭些載進載入無逡巡些高堂總幕啓靈筵些盥沐礲浴湯蘭薰些饌羞牲齊衆豆籩些沈檀且薰晝燭如椽些圖畫設像儼當軒些貌肖對越語不傳些衰麻菲履杖經環些哭聲上顰達皇天些拊膺頓地淚迸泉些痛毒酷烈中涓涓些夢寐成通志意宣些宗嫗世婦有弟昆些骨肉恩愛念棄捐些哀音不絕思纏綿些山靈壑怪來蜿蜒些寒蟲助悲咽鳴蟬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祖兆北域考西阡些松柏嶷翠生煙些精神聚會長周旋些福澤後嗣永載年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七巖秀色霄漢連些白雲英英常巢其巔些靈鳳白鶴時往

還些真人恍惚下翩翩些子如從之可登仙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

祭鄭氏甥女文

死生之際人孰不悲我悲獨深欲將告誰汝母吾姊當娠汝時年二十六產死而斃念汝之生尙安可期既脫襁褓又離孩提視汝長成幸汝有歸壻亦吾甥室家孔宜生女生男我懷怡怡汝家凋敝汝力扶持道汝艱難我內如剗去載入山我禍淳罹汝遠來唁相對淚垂寬譬百端謂之數崎孰謂汝歸奇疾遽隨豈無慮扁望勿能治汝弟汝妹汝姑汝姨環立拱視愛莫能施張目待盡汝情若而嗚呼人以百歲爲不足汝竟如此而止昨日見汝之生今日見汝之死吾哀誠不能置也嗚呼我昔哭姊痛視汝存今日哭汝不忍諸孫汝有神靈相其成立受命不豐庶爲後福殯宮孔邇幽坎何期祖奠一觴庶幾享之

祭鄭以弘文

嗚呼天乎謂天不言所出者理善人之生爲天地紀善人遽亡天一何恃或者謂治世天道昭明亂世天道反覆是固然邪是不然邪賢哉鄭君耿介獨清凜凜操節長松堅冰上師聖賢抱守遺經視黃金不富駟蓋無榮世之何物足以動子直不能與世俛仰隨時重輕則爲造物所厄耶賢哉鄭君吾黨之師疊嘗一相見令人愧厲數日今其已矣誰爲念益此予所以傷心刺骨蓋與君心交而神契非徒惻惻而已噫是果命之然耶世之名一善者近亦往往淪謝自哭君之後復哭二三友矣嗚呼天乎天胡然哉匪言之長以宣我哀

祭葉祺文

人之始生桑弧蓬矢志在四方曰丈夫子彼窮與達數有偶奇彼短與修命之不齊在己者崇在天者俟惟曰懷居乃士所恥古人有願馬革裹尸首丘屬纊視死何悲子有錄墓有時有勢出門耿耿一笑萬里煌煌京國玉粒桂炊子留兩年不知客羈曳裾王門珠履追隨囊錐脫穎薦牘交馳有志不遂有才不施命不與謀誰能謀之嗚呼嗟嗟大江西流兮粵臺之下江之悠悠兮岸幽幽楊花飛兮送行舟子之行兮萬里望中原兮阻修嗚呼嗟嗟朔風起兮吹黃沙黃沙驚兮亂棘眼雲憑憑兮念子遠春雨深兮烹鯉魚秋雁來兮重寄書忽乘風以長逝逐飛仙之瓊裾嗚呼嗟嗟可奈何氣墳鬱兮淚滂沱悵後期之不復惜往日兮奈何尊有酒兮豆有核長歌下招兮心結憮耳聽兮語言容貌兮吾前情枉切兮不得宣恨枉深兮不能傳知死則天有定兮吾爲爾獨憐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嗚呼君家在蜀而慕於此蓋生於此長於此仕於此沒於此得不爲閩人耶方煙塵之蔽空望故都其何許委順則何往不安乘化則何在非寓七十已稀何必百齡青袍足章何必緋紫念君賦性孝慈以友念君與人敬信可久君之居官守法畏咎徒限資格不得盡試晚娶末疾粵自前歲屏居謝事不出門戶每一相見則趨然喜及其別也常泫然涕謂我知君欲托以死嗚呼君平生居而不怡老而不釋沒而不瞑者我固知之矣君亦自知之是果海所能理能承此寄而不負耶聊觀造物者而已吉日良辰爰卽幽宅

惟茲宅兆既堅且好。君手所營。君目所覩。妣兆在右。實惟君配。萬載之事。君穸於左。嗚呼已矣。平生相知。相愛之情。固無間於死生也。有酒在尊。君鑒此誠。能舉之否。